

【长篇小说】

顶子上面是苍天
顶子下面是人头

红顶子

成仁◎著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红顶子

成仁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顶子 / 成仁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7.4

ISBN 978-7-5399-2552-3

I. 红… II. 成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52122 号

红顶子

著 者: 成 仁

责任编辑: 于奎潮

文字编辑: 张建华 马志明

装帧设计: 何 月

责任监制: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: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: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经 销: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: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46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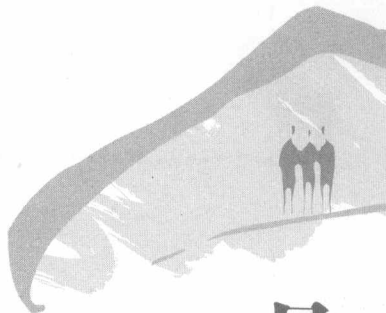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: 24.5

印 次: 2007 年 6 月第 1 版,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99-2552-3

定 价: 29.8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录

1 第一章 上访信进了国务院

近几日，松江县的上访信件雪片似的飞向江阳市信访办，有不少飞向省城，更严重的是，有人竟然去了北京，把上访信送进了国务院。面临这个局面，久拖不决的松江县委书记人选问题，在一夜之间定了下来。

13 第二章 一个班子两条线？

李翊明的态度一直是坚决的，要摆平沿海某省海滨县的那位老同学，如果关久长硬要另找出路，那不等于明确了长毛兔项目的失误吗？项目的失误不就等于县委的失误和李书记的失误吗？

30 第三章 告状的百姓，被告的官

吕长德用严肃的目光盯了刘红骏两分钟，“你出大名了，都叫老百姓告到国务院了，副总理也知道你的大名了，专门为你作了批示。说说吧，你为什么叫派出所管制李春林？”

43 第四章 有人朝前走，有人往后拉

关久长觉得这个事情不好办，在松江这个相对落后的地方，无论是在共产党人眼里，还是在老百姓眼里，卖就意味着“国有资产流失”，卖就是败家。关久长曾经让计委的于长安在制药厂搞了一次民意调查，结果显示，支持拍卖的只有21%，倒有79%的人反对，而且100%的职工提出了“卖了企业我们怎么办”的问题。



56 第五章 称赞带着火药味

梁文中不太懂财政这块儿业务，但是，他知道，政府是有权调整财政资金流向的，做什么不做什么、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是可以改变的，关键要看执政者把心放在哪里。2000万对于松江这么一个穷县来说不是个小数目，缺了这2000万，日子就过不下去。

69 第六章 长夜驱车 解救“嫖客”

阿东见到关久长，火一下子喷发出来：“怎么搞的嘛，我喜欢姜小姐，姜小姐也喜欢我，很正常嘛。广州、上海、北京都不管的，这里没事情做了吗？你们这里这个样子还搞什么搞，笑话！”

82 第七章 上有老领导 下有新班子

凭着多年组织部工作的经验，梁文中可以肯定：齐文娟所谈的是实事求是的，是没有倾向的。因此，梁文中很感激她，觉得班子里有这么一个女性真是不错。齐文娟临走的时候和梁文中握了握手。梁文中觉得她的手很热，手心里有汗。

96 第八章 民心都在白纸上

“这张纸是那天拦车回来贴上去的。我就是要看一看，共产党到底儿说了算不算。那纸上写的是30天，是梁书记答应的一个月，我一天一天划，划到第26天，我……”李春林突然哽咽了，脸仰向糊着报纸的天棚。“我到底儿领到了政府的赔偿……为了这事儿，我告了状，从县里、到市里、到省里，直告到国务院，整整告了两年呐，两年……”

111 第九章 一小撮

在中国是老百姓当家做主，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政府，政府是老百姓的，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着老百姓去做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为老百姓做事儿就像小媳妇儿为老婆婆做事儿，做着做着就得罪了这位“老婆婆”，这时候就要挨打了，“老婆婆”不砸你小媳妇儿的脑袋砸谁的？

123 第十章 纪检委审了刑事案

“首先，应该确定的是，这是一个刑事案件，不归纪检委管，应该由公安局来侦破；其次，没有证据表明钱东方是同犯，即使是同犯，也属于刑事犯罪，还是由公安局管

辖；再者，假如钱东方是知情不报，故意隐瞒，那么这个案子就是法人责任犯罪，应该归检察院管。”

139 第十一章 政治美 人情味

关久长觉得，自己的爱人，虽然性情淡漠了一点儿，温柔少了一点儿，但有着一种类似于贵族气质的美——关久长愿意叫这种美为“政治美”。这种美要高于白领丽人的那种职业美，也就是说，刘玲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都带着大机关、大衙门的味道，一身的职业装，一头齐肩短发，一脸淡妆，都体现着她较高的政治素养，又自然带有一种慑服力。

150 第十二章 情愿做个“激情书记”

可是，有激情不好吗？关久长不好吗？他非常喜欢关久长的激情，轰轰烈烈地做人，轰轰烈烈地做事，轰轰烈烈地生活。自己有点激情不好吗？为老百姓的疾苦动情不好吗？为扭转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、再造政府信誉而慷慨激昂不对吗？

164 第十三章 有人报忧不报喜

“还有那个关久长，鼓什么掌嘛，有没有政治素养？好像我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儿似的。我是在干什么？在向你们承认错误，这是你们逼的。”

178 第十四章 政治味道

关久长感慨地说：“假如你心里只想老百姓，那你就死定了，这样的人往往不去琢磨领导的喜好，不会领会领导的意思。我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。领导对部下的期望是什么？期望你时刻记着他，就是想老百姓的事儿也得是替他想的。”

189 第十五章 能拦你的车，也能推你的车

一个个雪岗子被李春林他们清出来，又一次次地推车前进。车里的人都在听李春林的号子：“一二三啊，向前推，铆足劲啊，别怕累……都知道啊，这是谁，大冷天啊，让他回……”



200 第十六章 自己人

李翔明和邢国梁有一种默契，可以说是“政治默契”，而梁文中却没有，有的只是深厚感情。想到这里，梁文中明白一个道理：谁在利益上和自己关系最紧密，谁就是自己人，最近的人，最亲的人，感情在这时候是淡泊的，跟水没两样。

214 第十七章 县委会跑到省城开

这次调整干部共计99名：15名超过55岁的干部退居二线，21名平庸者调出了重要岗位，60名年富力强的干部被提拔上来，一名免职，一名警告、戒勉，一名交流。

226 第十八章 到底谁说了算？

“关县长，你看看再说，我这个经理继续当了，世界上就仅此一份；如果我到供销社上班了，这东西就长上翅膀了，会满天飞的，它可以飞到任何一个衙门里。我认为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、一个松江公民，有权向组织反映，有权问一问我们这个道貌岸然的关大县长都干了些什么！”

238 第十九章 让人打了个冷不防

陶良德是邪恶的，也许他坚持上岗到最后时刻，就是在等待机会，回敬梁文中，他找到了梁文中的软肋。但是，梁文中明知是报复，却束手无策。作为领导干部，怎样处理涉及到本人的事务？

250 第二十章 执政能力

什么是党的执政能力？这是很高深的理论问题吗？我看不是，用老百姓的话就可以解释得很清楚，这就是有能力把国家搞富强了，别叫人家欺负；把老百姓的日子搞富裕了，让老百姓过得舒坦。

262 第二十一章 生活作风

但是，这样的事儿是根本解释不了的，梁文中解释不了，恐怕当事人关久长和姚秀儿也是有嘴说不清，因为在对待男女关系问题上，人们习惯于用传统的思维定势来思考，宁信其有，不信其无。

274 第二十二章 我用党性担保

“她的手，她的手布满厚厚的老茧，手指很粗，我抚摸的时候，感觉粗糙得扎手，这哪是一双女人的手啊……我把她带到了县城，给她开了一个小饭店。饭店的名字是父亲起的，叫流连阁。”

287 第二十三章 可别死在宣传上

组织认为，抚摸是一种交流方式，从照片上的情景看，只能这样解释：关久长同志在公共场所里，用了一种不太合适的交流方式和一个女人交流。他的错误应该是：在一个不合适的场合，用了不合适的交流方式。

300 第二十四章 死规则

现在关久长接管了财政大权，但关久长认为，他实际上是背起了一垛陈年的柴禾，看似支棱八角的一大垛，其实垛里面已经潮湿糜烂，长了青苔、蘑菇。

313 第二十五章 是什么在作怪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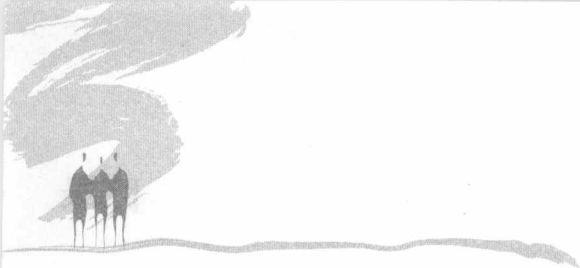
他抓住了梁文中这样一个心理，薇菜人工栽培是按梁文中的意思搞的，搞大了，搞过了，梁文中不好批评他；失败了，损失了，梁文中不会怪罪他；群众上访了，上级追究了，梁文中会保着他，还会认为保他就是保梁文中自己。

325 第二十六章 晕圈效应

他不想炒作，只想实实在在搞一些试验，老老实实摸索一条发展路子。可是，现在的局面是，有一个无形的化妆师，正在给他搽脂抹粉，非常热烈地打扮他，他觉得自己将被打扮成第二个李翊明。

338 第二十七章 乌纱落

一位老人挤了进来，关久长认出来了，是找老伴儿骨灰的那个老人。他用颤颤巍巍的双手捧出两枚让火烧得漆黑的爆裂的鸡蛋，举到关久长面前……



350 第二十八章 好好的一个县长，整走了

按说，就应该做梁文中和关久长这样的。他想做，这个想法应该说是坚定的，但不知怎么回事儿，就是做不出他们那个效果。他也苦苦想了，没有找出答案，也许就是缺少他们那种激情吧。

360 第二十九章 好决策带来坏结果

现在，梁文中后悔了，难受了，为试验园区而寝食难安。他似乎正在看着自己一步步走向失误，然而，令他更加难受的是，他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走向失误，却不能把自己召回。

372 第三十章 顶子上面是苍天

李春林是什么人？是请他吃了“百家饭”的人，是打出“感谢梁书记”横幅标语的人，还是风雪中为他推过车的人。他们两个人是手拉手、心挨心的亲人，此时却背道而驰了，他将被亲人告上公堂。



1

松江县委书记李翊明调到江阳市当副市长了。原本，他像一个锅盖，盖在松江这口大锅上，猛地揭开以后，在大锅里憋闷了很久的蒸汽顿时蒸腾起来，把江阳市这间大屋子弄得水汽茫茫。

近几日，松江县的上访信件雪片似的飞向江阳市信访办，有不少飞向省城，更严重的是，有人竟然去了北京，把上访信送进了国务院。

面临这个局面，久拖不决的松江县委书记人选问题，在一夜之间定了下来。

于是，梁文中走马上任了。

梁文中坐在江阳市委书记邢国梁的奥迪车上，心里隐隐不安：邢国梁亲自送他到松江县报到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一般说来，送新任领导干部都是组织部的事，这是惯例。对于江阳市来说，县委书记可以算作封疆大吏了，有过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相送的例子。可梁文中却是个例外，正享受着江阳政务史上的第一次——由市委书记亲自相送。

奥迪车悄无声息地向着中国东北部最边远的松江县行驶着。沙石路的北边儿是绵延不断的那丹山脉，起伏跌宕，林木茂密，南边儿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，绿油油的稻田，一条清清的松阿察河从那丹山奔流下来，蜿蜒穿过这片肥沃的土地。

一路上，邢国梁书记向梁文中介绍了松江县的基本情况，指出了松江县的优势和劣势，他还着重嘱咐梁文中要接续好老班子的工作，要解决好农民上访问题，特别是要杜绝上省进京。新班子调整完以后，工作重点就放在为农民办实事上，放在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上，重新树立起党和政府在百姓心中的形象。邢国梁说：“松江前几年做过一些事情，出过不少成绩，是江阳市乃至全省的先进县。可先进了就不存在落后因素了吗？就没有死角了吗？眼下这么多人上访……”邢国梁皱了皱眉，

没有说下去。

梁文中点头表态说：“放心吧，邢书记，我会依靠松江县四套班子，依靠全县两万名党员干部，把工作做好。”

邢国梁望着窗外广袤的田野说：“这是一块多好的土地呀……松江县是全省最大的产粮县，在全国也名列前茅，农民人均拥有土地20多亩，森林300多亩，现在却弄成了全省最贫困的县、上访案最多的县，这个李翊明啊……你的担子很重啊，文中！”

梁文中望着山峦田野，心里很不平静。他用力地点着头，“我知道，邢书记……”

李翊明是松江县的前任县委书记，刚刚提到江阳市当副市长。做江阳市组织部副部长多年的梁文中知道这个李翊明是怎么提升的，此人政绩突出，两年之内干了三件大事，轰动全市甚至全省：长毛兔致富工程、国际商城招商工程、城镇基础设施建设——休闲广场工程。省委组织部考察小组考察后给了李翊明高度评价。其实不少人知道，甚至大街上都有人议论，李翊明在省委有人，省委副书记李长山很赏识他。

梁文中知道，李翊明在松江县搞的这三个工程留下了三个大尾巴，一个烂摊子，梁文中能想象得出眼前的路有多难走。松江原本是个穷县，经这么一折腾，财政背负着近一亿元的债务，干部职工开不出工资，怨声载道；农民在长毛兔项目上蒙受了损失，得不到赔偿，这才上访告状、上省进京。

邢国梁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你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，换句世俗的话说，你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，我有一句话你记住了，你干事用不着邀功请赏，要踏踏实实地做些实事。”

梁文中原本是江阳市委组织部管干部的副部长，年年到下边考核干部，对松江还是有一定了解的，加之在这次调动前，又有不少亲朋好友给他通风报信，把道听途说的松江内幕硬往他耳朵里塞，而且还像智囊一样给他出谋献策，分析四套班子成员，谁好谁坏，谁能用谁不能用，说得有理有据。梁文中通过这些信息，闻到了某种呛人的味道。

松江县出于种种原因，十多年来连续换了三任县委书记。领导更换频繁导致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，这就是换一个领导出台一茬儿新战略，上几个新项目，使得政策不能连贯，建设项目得不到有效延续，形成了一些“大尾巴”战略，“半拉子”工程，使老百姓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侵害。李翊明这届班子，表面上一团和气，其实两个一把手暗中顶牛，工作各干各的，弄得下边儿不知所措，使得各项工作难以顺利开展。梁文中知道，江阳市委选择他，完全缘于邢国梁对他的信任——在市常委会上，邢国梁书记力排众议，一锤定音。

梁文中一直是邢国梁的秘书，邢国梁在省委办公厅工作时他就跟着，后来又跟到江阳市。他从一个科级秘书到组织部科长、副部长，直到今天的县委书记，都是

邢国梁一手提拔的。梁文中承认，他和邢国梁的个人感情很深，但他认为自己的提升绝不是仅仅靠着这层关系，他靠的是自己的能力和邢国梁对他的信任。此时，邢国梁的心理不难猜出来，松江县的现状比较糟糕，必须选择一个没有政治野心、老练稳重、踏实能干的人来稳定局面。

2

奥迪车驶到松江县边界时，遇上了松江县的十几辆丰田越野车，还有两辆警车，警灯闪烁着。县委、县人大、县政府、县政协四套班子领导都站在宏大的松江县界门底下，迎接市委书记邢国梁和新来的县委书记梁文中。

此时，邢国梁指着松江一行人，寓意深刻地说了一句：“你看，这就是你的松江县！”

车门打开，邢国梁和梁文中都下了车。

松江县县长关久长第一个迎上前来，使劲儿握着邢国梁和梁文中的手说：“欢迎邢书记来松江县指导我们工作，欢迎梁书记来松江县领导我们工作！”

县四套班子领导也跟上来热情地握手，关久长一一作了介绍。

邢国梁望着大家说：“来得很齐嘛，我看我就把你们的梁书记送到这儿吧，就在这里交给你们一句话：新一届领导班子一定要以梁文中为核心，团结、务实，要围绕着稳定做工作，在稳定中求发展，把经济搞上去，要尽快使老百姓富裕起来。”

关久长代表大家说：“请市委放心，请邢书记放心。”

邢国梁拒绝了大伙儿的一再挽留，对梁文中说：“就这样吧，多给我打电话。”然后又握住关久长的手，“久长，来松江4年了吧？也算老松江了，要很好地配合文中同志，多支持他的工作。”最后和其他人一一握了手，上了奥迪车，调头走了。

望着小车远去，梁文中想，邢书记虽然没提出批评，却可以看出邢书记对这个迎接场面不满意。是呀，太张扬了，好像他是大清国的县太爷，鸣锣开道，清水泼街，招摇过市。

关久长县长黑黝黝的脸，翘翘的嘴角，低低的眉梢，他的眼睛不大，看上去既有些狡猾，又透着睿智。他说：“邢书记生气了吧？没办法，作为部下，总得表示一下热情，见惯不怪吧。”他伸出手，请梁文中上一辆车号是HJ40001的丰田V8越野车，并打开右前门，“梁书记，这是你的车，请上车。”这个右前座便是县级以下一把手习惯坐的位置。

梁文中没说什么，径自上车。在关门之前，他忽然对关久长说：“久长，让警车跟在后面，不开警灯。”



车队出发了，梁文中的1号车排在了最前头，警车跟在最后面。

梁文中曾经坐过这种车，宽敞明亮，舒适豪华，威风气派，当时他就有一个奢侈的想法，如果自己能有一辆该多好。今天他真的得到了，就在自己的屁股底下，但他却全然没有想象的那样兴奋，倒产生了一个疑问：它是什么东西？威风八面，霸气十足，这就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吗？他随口向司机问道：“这辆车多少钱，一年的费用是多少？”

司机于小全一副摸不着头脑的样子，小心地回答：“走‘大贸’手续70万吧，咱县这十几辆大多是走私的，50多万。车贵修理费就贵，烧油也费，去年这辆车花了20多万。”

丰田V8确实是一部好车，马力强劲，风驰电掣地在边防公路上行驶着，背后扬起滚滚沙尘。

车窗外，村庄一个一个向后掠过，虽然看不仔细，但却能看见很多的土坯房，东倒西歪的院障子，杂乱堆放的草垛，还有忙忙碌碌的老百姓和许多淘气的孩子。司机于小全不失时机地向梁文中介绍着各个村庄。当于小全说前面就是松江乡的时候，梁文中发现路边出现了警察，大约50米一个，纷纷向车队敬礼。梁文中间：“小千，你知道为什么单单在松江乡布岗吗？”

于小全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松江乡的农民状告得邪乎，有一个上访专业户，都告到北京了！布岗是怕他们拦车告状。”

正说着，突然有几个人从街口扑到路当中，不约而同地伸开了双手。这时，路两边儿的警察一齐向这几个人扑去，把这几个人推向路边儿。

于小全脱口而出：“拦路告状的农民！”

3

梁文中见到这个场面，第一反应就是这几个人是松江的老百姓，不该这样对待他们，便让于小全停车。

于小全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车停了下来。

梁文中跳下车，向警察们喊道：“放开他们！”

这时候，关久长县长和四套班子领导都停下车，围拢上来。关久长批评刚刚赶过来的公安局长陶良德：“怎么搞的？”

陶良德满脸无奈地说：“他们知道今天新书记报到，老早就等在路口，见车队来了，突然就往路上冲……”

关久长向陶良德介绍：“这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梁文中同志。”

陶良德立刻敬了礼。

梁文中对陶良德说：“你们这样兴师动众的，有谁能不知道。”说完，又转向关久长，“久长，我看这样，叫这几个农民过来，听听他们要反映些什么情况。”

关久长急忙拦住梁文中说：“都是老问题了，年年反映月月反映，这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，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，以后我慢慢向你汇报吧。”

这时候，已经聚集了许多老百姓，吵吵嚷嚷地要见新来的县委书记。

梁文中向关久长摊开手，“看看，躲得掉吗？今天躲掉了，明天这些老百姓就会聚到家门口。我想，我们不能躲避矛盾、躲避老百姓，谁躲避老百姓谁将来就会吃苦头。再说，现在走开，我们在老百姓的眼里成什么了？逃兵嘛。”说完，他指着挽成人墙的警察，打手势示意把农民放过来。

陶良德领会了梁文中的意思，对聚集起来的老百姓说：“大伙儿可以见梁书记，但是必须有秩序，保持安静。你们选出一到两名代表，代表大伙儿反映问题。”他边说边引导农民来到梁文中面前，“这就是梁书记。”

上百个老百姓走过来，站在梁文中面前，上百双眼睛盯着梁文中和他身后的四套班子。梁文中望着人群，人群里有六七十岁的老人，三四十岁的壮汉，还有抱着孩子的妇女。他面对着一张张淳朴的脸，温和地笑着，说：“我就是新来的县委书记，叫梁文中，乡亲们有话要对我说吧？我们不在路上说话好吗？别影响了交通秩序，我们到那儿坐坐吧。”他指着路边儿一家小卖店的院子。

梁文中向小卖店走去。走到小卖店院子里，从草垛上抓了一把稻草放在屁股底下，坐下来。老百姓也学他的样子面对着他坐下来。四套班子领导有的也坐下来，有的站着。

梁文中这个举动让老百姓产生了好感，也让他们对这个有几分农民味道的新书记产生了敬意。

坐在最前面的农民相互看了看，忽而有人说：“我们推举李春林说。”

李春林坐在前面，他四十岁左右，穿着褪了色儿的蓝中山装，上衣兜里插着很粗的老式钢笔。他说：“那好，我就整两句儿。我叫李春林，是松江乡北沿儿窝棚村人，我在县里、市里、省里挺出名，都叫我是上访专业户。我上过北京。”李春林一开口，就引起了老百姓的笑声。“这次我就代表大伙儿反映一个事儿。去年县里要发展农村经济，搞了个长毛兔工程，要村村建兔场，户户盖兔舍。就拿俺们松江乡来说，全乡有120户盖了兔舍，平均一户养了10只长毛兔。当时县长毛兔办公室跟俺们签了合同，种兔100块钱一只卖给我们，兔毛30块一斤包收。种兔俺们买了，一窝一窝地繁殖，兔毛也一茬儿一茬儿地剪了，一包一包地搁在厦子（仓房）里，可就是不见县里来收毛。一打听才知道，不收了，说是国外那边的老板嫌兔毛的质量



不好，不要了，先让俺们搁着，县里正积极联系销路，有了好消息告诉俺们。这一等就是一年多啊，俺们找县里，一趟去说等等，二趟去说快了，三趟去没人理了。俺们实在等不起啊，老娘要吃药，孩子得上学。这两年俺们没少上访，市里、省里，连北京都去了，都说安排好了，回县里解决。这不是拿活络话儿（好听话，模棱两可的话）甜惑俺们吗？俺们真是没招儿了，就拦了你县委书记的车。俺们没别的，就是要求县里退俺们买种兔的钱，把俺们手里的兔毛按合同收了。”

听到这儿，梁文中转身问关久长和四套班子领导，“你们都接待过李春林的上访吧？”

大伙儿都点头。

梁文中问：“他反映的情况属实吗？”

关久长说：“基本属实。”

梁文中又问：“拿出过解决方案吗？”

关久长很为难地俯在梁文中耳边，小声回答道：“兔毛一直没找到销路，只能以补偿的形式解决。关键就在补偿款上，县财政盘子早就漏底了。”

最前面的农民听见了关久长的话，指着十几辆丰田V8越野车喊道：“有钱坐好车，没钱给老百姓吗？”

又有人喊：“当官儿的欠着老百姓的饥荒，咋有脸坐好车！”

这时候，陶良德厉声喝道：“安静！只允许反映问题，不许胡扯！”

梁文中的心一下子被农民的话刺痛了。话虽然过激，但反映出老百姓的一个传统、淳朴的生存观念，没钱别摆谱。他无法忍受老百姓对政府的这种指责，更无法面对因为响应了政府号召而蒙受巨大损失的老百姓。他认为，政府错了就应该承认错误，承担责任，决不能把政府的失误转嫁到老百姓身上。他扭头对四套班子的领导说：“我看这样吧，一个月之内，我们给农民一个明确的答复。”

四套班子的领导们都沉默着。

梁文中扭回头，望着老百姓，“乡亲们，请给我一个月时间调查了解情况。”

李春林不屑地问：“了解了情况又能咋样？”

梁文中温和地回答：“如果是政府的责任，请相信，政府一定予以解决。”

李春林不依不饶，“解决不了咋整？”

军将到了梁文中身上。他想，老百姓面对的是梁文中吗？不是，是一位县委书记，是党组织，是一级政府。那么该怎样回答？此时恐怕只能把责任放在第一位了，至于政府有多少困难，牵扯的面儿有多大，情况有多复杂，会不会让哪位领导难堪，会产生多大负面影响，都顾不上了。

梁文中站起来，斩钉截铁地回答：“如果解决不了，你们把我赶出松江！”

松江县政府办公楼很气派，五层的建筑，花岗岩贴面，门前有一个占地50亩的广场，树木花草错落有致，碧绿、艳丽。梁文中认为，江阳市委的办公大楼也未必有这里讲究。

县委和县政府合署办公，一、二层是信访办、县委办和政府办，三层是县委各书记办公室，四层是政府各县长办公室，五层是组织部、宣传部、团县委和妇联。

县委书记办公室设在三层最西边儿，50多平米的套间，有一间休息室。迎门的墙壁摆着书柜，很大，占了半面墙壁，里面摆满了有关党政要务的书籍。在书柜的一侧树立着一面鲜红的党旗，党旗前面是一张大办公桌，大得像一铺炕。

梁文中坐在宽大的真皮座椅上，不知为什么，没有一丁点儿荣誉感，也没有了刚刚得知提升时的那种激情和躲躲闪闪的虚荣，反而觉得眼前苍茫起来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人，没有路，没有歇脚的地方，甚至没有一丝微弱的声音，有的只是他自己。梁文中不知自己脑子里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意识之外的东西，也许这是身在陌生环境中的一种自然反应吧。休息片刻以后，脑子又被今天感受到的东西塞满：有邢国梁书记对松江县今后工作的嘱托和期望；有那十几辆威风八面、霸气十足的丰田V8越野车；还有拦路上访的农民那期盼的目光和李春林那不信任的神态……松江县到底存在多少问题？欠了老百姓多少账？班子不和，根子在哪里？关久长县长说财政的盘子漏底了，漏了多少？

这时候，有人敲门，是县委办公室主任郑元富，带着给梁文中配的秘书关红锦进来，介绍给梁文中。

关红锦二十几岁，是个很英俊的小伙子，是在松江乡北沿儿窝棚村长大的农村孩子，考上了“省大”，毕业后回到松江县，考上了国家公务员，给前任李翊明书记当过两年的秘书。听了郑元富详细的介绍，梁文中觉得关红锦这个年轻人不错，最可贵的是能够严谨自律。做为松江县第一秘，把家人办进城里，并找上一个好工作是件很简单的事，而他的父母兄弟至今仍在松江乡务农，一个也没办进县城来。另外他还看中了关红锦来自松江乡这个背景。

但是，梁文中心里也有一个疑问，政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：新上任的领导一般不使用上届领导使用过的秘书，为什么郑元富要安排关红锦来？不怕招了领导的忌讳吗？

郑元富介绍完关红锦的基本情况之后，就留心观察梁文中的反应，感觉出梁文中对关红锦还算满意以后，便吐了一口气，退出去。

梁文中一边示意关红锦坐下，一边问：“你家养长毛兔了吗？”



关红锦谨慎地回答：“养了，100只。”

梁文中又问：“这么多啊？是不是因为你是县委的人，让你家带了头？损失有1万多吧？”

关红锦腼腆地笑笑，没吭声。

梁文中忽然又问：“你爷爷是不是叫关山海？”

关红锦说：“是呀。”

梁文中说：“关老是抗日时期的老革命，江阳市的老‘抗联’就剩下你爷爷关老了。”

关红锦问：“梁书记认识我爷爷？”

梁文中说：“在江阳组织部工作的时候就这个名字，一直没有机会见关老一面，现在来松江了，得找个时间拜访一下。”

又简单聊了几句，梁文中就吩咐关红锦把县长关久长叫来。

5

松江县长关久长不但年轻睿智，而且还很细致，迎接梁文中回来以后，没有陪同上楼，急忙回到办公室，向县委办、政府办、计委、财政局、统计局、畜牧局调看有关长毛兔工程项目的文件、材料，为向梁文中汇报做准备。

梁文中做江阳市组织部副部长的时候，每年都对各县的领导班子例行考核，可以说对各县的班子情况和领导个人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。他知道关久长是个有知识、有头脑、有开拓精神的领导，只是秉性刚烈，心直口快，说话不注意场合，这样一来，便有人说他不很成熟，不够沉稳。

关久长和梁文中寒暄了几句以后，汇报说：“长毛兔工程项目是前年推出来的，项目的出台缘于一次参观学习。李翊明有一个大学同学在沿海某省的海滨县任县委书记，海滨县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。通过这个纽带，两个县建立了友好县关系，结成了互帮对子。随后，咱们县委就组织了乡镇党政一把手到这个县参观学习。海滨县也是农业大县，它的经济起飞不是靠农业，靠的是粮食过腹增值的长毛兔饲养业、兔毛加工业和兔毛绒出口业。松江的县乡两级领导看了都很开窍，很振奋，都觉着他们县能搞，我们也能搞。回来以后，李翊明就决定上长毛兔项目，于是县委就组织了计委、经委、畜牧局等几个部门搞调研，抽调有关技术人员会同友好县的技术人员共同论证，最终取得一致意见，饲养长毛兔，不需要特别大的投入，不需要特殊的饲料，饲养方法简单，管理也不复杂，可以规模饲养，也可以庭院饲养。一只兔子产毛期3年，只需投入60元，共产毛6至8斤，可获利180元，松江县可以上长毛兔项目。”关久长接过梁文中递过的热茶，喝了一口，又凝神望一会儿没有